



石人 Stenhuggaren

Camilla Läckberg

[瑞典] 卡米拉·拉克伯格 著 李娟 陶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石 人 Stenhuggaren

Camilla Läckberg

李 娟 陶 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5819

Stenhuggaren (THE STONECUTTER) © 2005 by CAMILLA LÄCKBERG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amilla Läckberg c/o Nordin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人/(瑞典)拉克伯格著;李娟 陶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397-8

I. ①石… II. ①拉… ②李… ③陶…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646 号

责任编辑:姚翠丽

选题策划:方雨辰

装帧设计:张志全

石 人

[瑞典]拉克伯格 著

李娟 陶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62 千字 开本:895×1270 毫米 1/32 印张:12.75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8397-8

定价:25.00 元

谨以本书献给乌列
愿所有幸福快乐永伴左右



现如今，养殖龙虾这一行今非昔比了。以往，勤劳的专业养虾人一门心思地捕虾。而今，炎炎夏天来这里待上一周钓虾的人，纯粹是为了娱乐。他们也不守规矩。他已经目睹了许多这样的怪现象，年复一年，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用刷子小心翼翼地抹掉雌虾身体上可见的虾子，使龙虾表面上看起来来路正派，而背地里干的是偷取他人笼中之虾的勾当。有的人甚至还潜入水中，恬不知耻地直接从他人笼子中掏出龙虾来。有时候，他会想这一切无耻行径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捕虾人是否还有颜面可言。有一次，他千辛万苦拉上来的不是龙虾，居然是一瓶白兰地，被顺手牵羊的虾不知道有多少。这个贼至少还有点幽默感，不至于尊严尽丧。

弗兰斯·本特松站着拉虾笼时，深深叹了口气，但是，当他打开第一个虾笼，两只肥美的龙虾跳入眼帘，他的脸上立即阴霾尽散，神采飞扬。他对龙虾喜欢在哪里栖聚，该往哪里放置虾笼等，眼光独到，好运连年，总没有让他的期望落空。

三个虾笼上岸，这种珍稀动物已经堆积如山了，收获颇丰，今天总算过得去。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它们能卖到如此令人咋舌的天价。并非因为它们真的倒人胃口，但是如果让他选，他宁愿挑鲱鱼做晚餐。它们更美味可口，而且价格公道。但是到每年的这个时候，

养殖龙虾的收入正好可以贴补他微薄的退休金。

最后一个虾笼子似乎被卡住了，他试图将它扳松，他一只脚踏在栏杆上，这样身体能得到更好的支撑。他感到虾笼子开始松动了，他希望它完好无损。他的眼睛越过旧木船的栏杆看看现在船倾斜的样子。先上来的却不是虾笼子：一只白色的手划破了波澜起伏的水面，乍一看像直指向天空。

他的第一直觉叫他放了绳子，让漂浮在水面下的东西——无论是什——重新和虾笼消失到海底深处。但是娴熟的技术令他不肯就此作罢，继续拉绳。他用尽全身力气将那骇人的捕获物拉过栏杆。他始终保持冷静，直到那具苍白的、毫无生气的身体砰然落下。他从海里捞起的是一个女孩的尸体，长发紧贴着脸，嘴唇发青，颜如双眸，而此时，她的双眼正空洞地凝视着苍穹。

本特松靠在栏杆上开始呕吐起来。

帕特里克累得筋疲力尽。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的关于婴儿嗜睡的一切幻想被残酷的现实碾成了碎屑。他的双手穿过自己那短短的棕色头发，试图让它服帖，结果却适得其反，头发看起来更加乱了。如果他认为自己已经累得不行了，那他简直想象不到埃丽卡的感受。至少他晚上不用一再起床喂奶。而且，他着实为她担忧。自打从产房回来他就没见她笑过，她眼窝下印着深深的黑眼圈。清晨，看着埃丽卡充满绝望的神情，他实在不忍心离开她和马亚。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当他开车驶往自己所熟悉的成人世界时，是多么的如释重负。他爱马亚胜过一切，但是，抱一个婴儿回家，就如同进入一个未知的陌生世界，周围危机四伏。她为什么不睡觉？她为什么尖叫？她太热了吗？还是太冷？她身上的那些奇怪的斑点是怎么回事？成年的流氓至少是他熟悉的，他懂得如何应付那帮豺狼。

他茫然地盯着面前的报纸，试图理顺杂乱的思绪，使头脑足够清醒，以继续正常工作。突然，电话铃声大作，他差点儿从椅子上弹跳起来，等到电话响过三声，他才打起精神，拿起话筒。

“我是帕特里克·赫德斯特伦。”

十分钟后，他从门边挂钩上取下夹克，冲到马丁·莫林的办公室说，“马丁，有个出海的老家伙，在拖虾笼的时候，拉起一具尸体”。

“在哪里？”马丁有点疑惑地问。这个爆炸性新闻打破了塔南舍警察局上午百无聊赖而宁静的气氛。

“就在夫雅巴卡镇的旁边。那条船停靠在英格丽·褒曼广场的码头。我们得马上出发。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

马丁无须再被提醒，他也抓起夹克，以抵御外面刺骨的寒冷，然后紧跟着帕特里克向汽车走去。他们火速赶往夫雅巴卡，当汽车在起伏不平的道路上颠簸时，马丁不得不烦躁地抓住车的门把手。

“是溺水事件吗？”马丁问。

“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帕特里克厉声说，话一出口，就立即后悔了。“对不起，睡眠不足。”

“没事，”马丁答道。想到过去几周帕特里克是多么疲惫不堪，他愿意诚心诚意地原谅他。

“我只知道她是在一个小时之前被发现的。据老人说，她在水里的时间似乎不长。但是我们很快就能看个明白了，”帕特里克说。他们驾车沿着加拉尔巴肯向码头驶去。木船就停靠在码头。

“你说是个女孩？”

“是的，是个女孩，小孩。”

“噢，该死的，”马丁说，后悔自己没有相信第一直觉，他该和皮娅赖在被窝里，今早不来上班。

他们把车停在布吕根咖啡店前，马不停蹄地朝码头赶去。难以置信，居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也免了挡开那些伸长脖子围观好奇张望的看客。

“女孩躺在船上，”老人说，他过来和他们见面。“我尽量没去碰她。”

帕特里克一眼就看出了老人脸上毫无血色。他每次不得不去看一具死尸时，也是一脸煞白。

“你在那里把她拉上来的？”帕特里克问，用这个问题来尽可能将他不得不面对女孩尸体的时间拖延几秒钟。他现在还没有见到她，但是他的胃已经开始翻腾了。

“在波索尔门，小岛的南边。她缠在了我第五笼的绳子上。否则我们将很久都找不到她。如果潮汐将她卷入大海，或许她就从此死不见尸，销声匿迹了。”

本特松知道死尸在大海里的过程，帕特里克对此一点都不惊讶。所有的老前辈都知道尸体会先下沉，当尸体充满气体后，则慢慢地浮出水面，再经过一段时间，尸体会再次沉入海底。以往，溺水事故一直都危及渔民的生命，本特松之前肯定有过寻找遇难者的经历。

像是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捕虾人说，“她落水的时间应该不长。她还没有开始漂浮。”

帕特里克点点头，“你报警的时候说过这番话。好吧，我们该去看一看了。”

马丁和帕特里克慢吞吞地走出来，走向渔船停泊的地方。他们还没有走近，就已经能清晰地看到栏杆那边躺在甲板上的东西了。女孩是仰躺着被老人拉到甲板上的，她那湿漉漉的、纠结的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

“救护车来了。”帕特里克说。

马丁虚弱地点点头。他的雀斑和淡红及亚麻两色头发映衬着他那煞白的脸，看起来像更为猩红的几道暗影，他努力控制住一阵阵反胃的感觉。

暗无天日，狂风骤起，天地间变成了一幅恐怖的画面。帕特里克向救护队招手，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将轮车从救护车上搬下来，推过来。

“是溺水吗？”急诊医生中的一位望着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询问道。

“是的，好像是，”帕特里克答道。“不过只有验尸员才能最后盖棺定论。不管怎样，除了将她运走，你们也无力回天了。”

“是啊，我们都听说了，”他说，“我们这就动手把她搬到轮车上。”

帕特里克点了点头。他一直认为孩子夭折是警察在工作中碰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自从马亚出生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更是增强了千万倍。现在想到他们即将要着手的任务，他的心隐隐作痛。女孩的身份

一旦被确认，她父母的生活将毁于一旦。

医生跳进船里。他们小心地将女孩扶起，搬上码头。她湿漉漉的红发垂落到船板上，像一把扇子，遮住了她苍白脸庞，呆滞的双眼仿佛在看疾驰而过的乌云。

起初，帕特里克转过身去，但是现在他不得不面对她了。突然，一只冷酷的手狠狠地揪住了他的心。

“噢，不，不，不会的。我的上帝。”

马丁困惑地看着他。但，蓦地，他明白了帕特里克的意思想。“难道你认识她？”

帕特里克无声地点了点头。

斯特伦斯塔德一九二三

昂内斯绝对不敢大声说出来，但有时候她想，她一出生，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这对她来说是多么幸运。这样一来，她就能够完全地独占父亲了，考虑到她听到的关于母亲的种种，如果母亲活着，她肯定不能轻易地让母亲对她百依百顺。她的父亲不忍心拒绝他那没有母亲的女儿任何事情，对她有求必应。昂内斯对此心知肚明，并将自己在这点上的特权发挥到了极致。有些好心的亲戚朋友曾试探性地在她父亲面前提到这点，但是即便是他试图硬起半条心对他的宝贝儿说个不字，她那可爱的小脸最终总是能让他打退堂鼓。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很容易就蓄满了泪水，大颗的眼泪滚珠似的从脸上滑落下来。当事情到了这一步，他的心就变得柔软起来，于是她总能如愿以偿。

结果现在，她已经出落成十九岁的大姑娘，但是被完全宠坏了。这些年来，许多认识她的人也许敢斗胆说她很风骚。说这种话的大多是酸溜溜的女孩子。而小伙子们，昂内斯发现，他们的眼神总会着迷地凝视她那美丽的脸庞、水汪汪的大眼睛、茂密的长发。正是这些东西使得她的父亲对她有求必应。

他们位于斯特伦斯塔德的别墅是小镇上最为豪华的别墅之一。它高高坐落于山上，视野开阔，面对一望无垠的大海。别墅大部分是用她母亲继承的财产支付的，剩下的部分来自于她父亲做花岗岩生意挣来的钱。商场如战场，有一次，他差一点把家产全都输给了一个人，那是在一九一四年石匠们闹罢工的时候。他们竟敢公然站起来与大公司对抗。但是，这场罢工以恢复秩序告终；罢工不了了之后，他的石材生意又开始蒸蒸日上。尤其是位于斯特伦斯塔德外的克罗克斯特兰的采石场开始大幅营利。它主要经营将石材运往法国的生意。

昂内斯对钱的来路毫不上心。她是嘴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像其他有钱人一样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钱是继承而来还是辛苦挣得的，没有区别，只要她有钱买珠宝和高档时装。她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当昂内斯的母亲嫁给她的父亲时，她的外祖父外祖母被吓坏了。他不过是个粗俗的暴发户，他的父亲一辈子都是穷苦人。他们在大型晚宴上显得格格不入；只有当受到邀请的家庭无法出席，而又再无合适人选时，他们才会被当做替补，接到邀请去填补这个空缺。即使是这样的聚会也让人尴尬。这些穷苦出身的人在高雅的沙龙上常常手足无措，在谈话中他们的发言也少得可怜。昂内斯的外祖父祖母从来都没弄明白他们的女儿看中了奥古斯特·谢恩奎斯特（或不如直接称佩尔松更恰当，这是他出生时的姓）哪一点，他想通过改姓向上层社会爬的企图糊弄不了他们。但是他们却格外疼爱这个外孙女，在昂内斯的母亲因生她溘然去世后，他们就和她的父亲赛着宠她。

“小甜心，我待会儿开车去办公室。”

父亲进入房间时，昂内斯转过身来。她正在那架面窗而立的豪华钢琴边弹奏，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知道她那样坐在那里是多么可爱。音乐不是她的强项。尽管她从小就开始接受昂贵的钢琴课教育，但直到现在她也只能勉强弹完面前琴台上的乐谱。

“爸爸，你考虑过我那天指给你看的裙子吗？”她用恳求的目光注视着他，你一眼就看出，她那可怜的父亲一如往常，内心正矛盾地挣扎着。想说不，又说不出口，他看上去疲惫不堪。

“亲爱的，不久前我才在奥斯陆^①给你买了新裙子……”

“但是，它里面有棉内衬，爸爸。你总不想让我穿着有棉内衬的裙子去参加星期六的晚会吧，外面的天气这么热，是吧？”

她朝他焦急地皱了皱眉头，等待他的回应。如果和往常不同，他进一步反抗，她就不得不颤动她的嘴唇，如果那还不管用的话，再加上几滴泪水，一准奏效。但是今天他看起来累了，她想不用再多花力

① 挪威首都。

气。一如既往，她猜对了。

“好吧，那么明天赶到商店去订下来。但是你这样胡闹，总有一天会让你的老爹愁白头发的。”他摇了摇头，但是当她向他迎面扑来，亲了亲他的脸颊时，他就忍不住笑逐颜开。

“听着，”他说，“现在你最好乖乖地坐下练琴。他们有可能会请你在周六的晚会上弹上一小段，所以你最好有所准备。”

昂内斯心满意足地在琴凳上坐下来，顺从地开始练习。她脑海中对那时的美妙情景早已浮想联翩。众人的眼光将都齐刷刷地落在她的身上，烛光摇曳，她穿着新买的红裙，坐在钢琴前弹奏，如痴如醉。



偏头痛终于开始消退了。夹住她前额的钢条慢慢松开了魔爪，她终于可以小心翼翼地睁开双眼。楼上一片寂静。真好。夏洛特在床上翻了个身，再次闭上眼睛，感受痛苦离去的舒适。慢慢地，她的四肢也放松下来。

躺了一会儿，她更有生气地坐在床沿上，揉着太阳穴。在头痛来袭后它们依然柔软，以她的经验来看，酸痛将会延续几个小时。

阿尔宾应该在楼上午睡。这意味着出于好心，她最好等一会儿再上楼去看他。上帝知道她需要利用能得到的一切时间好好休息。最近几个月来，与日俱增的压力使得偏头痛来袭得更为频繁，吸走了她剩下的力气。

她决定给她那同样在受苦的同伴打个电话，听听她在干什么。即使此刻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夏洛特还是忍不住担心埃丽卡的心理状态。这两个女人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她们推着婴儿车出去散步时经常撞见对方，所以才开始交谈的。埃丽卡推着马亚，夏洛特推着她八个月大的儿子阿尔宾。当得知两家居住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她们就开始天天见面了。但是夏洛特很快就开始为她的新朋友担忧了。当然，在马亚降生之前她从来没遇见过埃丽卡，但是直觉告诉她，这些日子以来她的朋友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和抑郁不比寻常。夏洛

特甚至谨慎地和帕特里克提过产后抑郁症的话题。但是他对这种担忧不予考虑，说家里多出个新生儿需要极大的调整，一旦生活进入正轨，一切就会好起来。

她从床头柜上拿起了电话，按下了埃丽卡的号码。

“嗨，我是夏洛特。”

埃丽卡回答时像喝醉了一般有气无力，夏洛特感到更不自在了。有什么不对劲。一点都不对劲。

但是过了一会儿埃丽卡振作了一点。甚至是夏洛特都感到能够聊上几分钟来拖延不得不面对的家庭琐事感觉很好。但是很快她就不得不上楼去面对正等着她的现实。

像是感觉到了夏洛特在想什么，埃丽卡问找房子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很慢。太慢了。尼古拉斯总是在忙工作。他从没有时间开车四处转转，看看房子。不过总之现在也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因此我想我们将会在这里再待上一段时间。”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一切都会有着落的，你会看到的。”埃丽卡是在安慰她，但不幸的是夏洛特并不太相信她的劝言。她、尼古拉斯和孩子们已经和她的母亲以及斯蒂格共同生活了六个月。现在看来他们还要待上半年时间。这对尼古拉斯来说无关紧要，他从早到晚都待在诊所，但是对夏洛特来说，她得整天困在家里照看孩子，生活实在难挨。

理论上讲，尼古拉斯当初提出的这个建议听起来很不错。在夫雅巴卡开一家地区诊所。在乌德瓦拉生活了五年之久后，他们都准备好变换一下生活的面貌了。除此之外，其时她的肚子里正怀着阿尔宾，他被视为能挽救他们摇摇欲坠的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为什么不完全重新开始生活？他对这个计划谈论得越多，它听起来就越动人。更易于照看孩子这一考量听起来也很诱人，现在他们即将有两个孩子了。但是现实是一个版本完全不同的故事。夏洛特记得为什么没过几天她就那么急切地想离开父母家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初衷。但是这是她不能和埃丽卡可以讨论的话题，无论她多么想和她聊聊。这是个不能泄露的秘密，否则也许他们整个家庭就毁了。

埃丽卡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胡思乱想。“那么，你妈妈怎么样？她还是逼得你发疯吗？”

“这是最起码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对孩子太严苛，我对孩子太宽容，我给他们穿得太多，他们没吃饱，我给他们吃撑了，我太肥，我太邋遢……对我的不满没完没了，都快到我这里了。”她说着，将手抬到下巴上。

“尼古拉斯如何？”

“噢，不，尼古拉斯在妈妈的眼里完美无瑕。她像鸽子一样围着他咕咕叫，讨好他，对他娶了我这样没用的老婆感到抱歉，在她看来他不会有错。”

“但是他难道看不出她如何对待你吗？”

“就像我说的，他几乎从不在家。当他在时，她总是表现出最好的一面。你知道当我昨天厚着脸皮抱怨时他是怎么说的吗？‘但是，夏洛特，亲爱的，你为什么就不能让着一点？’让着一点？如果我再让步，我就要彻底被淹没了。他说这话把我气得半死，自那以后我再没和他说一句话。因此，现在他可能正坐在那一边工作一边为他有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老婆难过呢。因此今早，我的偏头痛从来没有痛得这么厉害过，一点都不奇怪。”

楼上的骚动使得夏洛特不情愿地站起来。

“埃丽卡，我得跑上楼去看看阿尔宾。否则妈妈在我到那之前将会开始那所有的折磨了……但是记住，今天下午我会带些糕点过去。我在这里叽里呱啦牢骚个没完，都没来得及问你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今天稍迟点就过去。”

她匆匆挂断了电话，用手指迅速地捋了捋头发，然后深一口气，上楼去了。

应该不是这样，应该完全不是这样。她仔细阅读了许多关于如何养育孩子和做父母的生活将会如何变化的书，但是她所阅读的任何书都没有让她对生活的真实处境作好充分的准备。相反，她感觉书上所写的一切内容都不过是一个大阴谋的组成部分。作者鼓吹着荷尔蒙刺

激令人兴奋，手抱婴儿时，你将会感到像是漂浮在粉红色的云朵里，第一眼看见那一小束捆绑起来的小东西自然就会流露出那种无法抵御的爱。当然书上提到了，但是仅仅是一笔带过：你可能会比今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疲惫。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事实都被浪漫的光华所环绕着，被认为是令人惊奇的母爱之旅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派胡言！这是埃丽卡当了两个月的母亲之后诚实的评价。谎言，宣传，废话连篇！在马亚到来之后，她有生以来从来没感到如此痛苦、劳累、气恼、失败和疲倦。当这个红色的、尖叫的、实际上是如此丑陋不堪的小不点放在她胸前时，她从来没有感受到任何那么强烈的爱。就在她的母爱姗姗来迟之后，他仍然像是硬闯进他们的温馨小窝一个陌生人。有时候她甚至后悔她和帕特里克决定要生孩子。他们一起生活得十分幸福：二人世界。然而，他们和其他人都具备的自私和他们想看到双方的优秀基因能够被复制的欲望联合了起来。他们的人生被一举改变，她成了一台二十四小时供奶机。

她不能理解，这么小的婴儿怎么会这样狼吞虎咽。马亚总是靠着埃丽卡的胸脯，吞咽着奶水，她的乳房也膨胀得像要随时爆炸一般，这使得她看起来就如同两只行走的大奶袋。她的身材总体上也不乐观。从生产的医院回家后，她看起来还像是仍在怀孕一样。身体上多余的脂肪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么快减下来。她唯一的安慰是帕特里克自从她怀孕后也臃肿了不少，他吃起来像头牛。现在他腰部也多出了不少赘肉。

谢天谢地，痛苦现在总算过去了，但是她依然感到浑身冒汗、浮肿，并总是觉得恶心。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剪腿毛了，她也急需理发，也许当务之急是除去她那本是齐肩的金黄色头发里的那些棕黄色的发丝。埃丽卡眼睛里流露出梦幻的神色，但是很快就被现实所取代。她怎么能离开房子去干那些事情？噢，她多么嫉妒帕特里克。一天中至少有八个小时他能生活在真正的世界中，成人世界。这些日子她唯一的伙伴就是里基·莱克^①和奥普拉·温弗里^②，当她无精打采地想从

① 里基·莱克（1968— ），美国女演员和电视明星，以脱口秀节目著名。

② 奥普拉·温弗里（1954— ），脱口秀主持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